

中美俄欧战略互动中的自主与协作

——兼论防止阵营对抗的路径

顾 炜

【摘要】中美俄欧四方关系的发展对百年大变局构成重要影响。美国构建阵营与中国竞争,美欧因乌克兰问题与俄罗斯严重对立,中俄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大国的阵营对抗趋势不利于国际秩序的稳定,防止阵营对抗需要在把握四方互动逻辑的基础上寻找有效路径。本文搭建起一个统合性框架,将自主与协作两个维度纳入其中。依据自主性高低和协作性强弱的差别,这一框架将大国划分为独立有援、独立无援、从属有援和从属无援四种状态类型。最有利的状态是独立有援,大国保持高自主的同时,与外部开展强协作。任何一个维度的下降或缺失,都可能促使大国调整政策。存在能力短板的欧盟,需要继续提升全面自主,也将发展对外协作。美国不仅继续增强自身竞争力,也重回协作,密切盟友关系。自主是中俄战略协作的敏感源,但减少脆弱性和敏感性的方式仍然是相互尊重对方的自主性,增强自主对协作的积极效果。自主与协作是中美俄欧战略互动的核心逻辑,是不可分割的一体两面。阵营对抗将损害自主并僵化协作。珍视自主,开展多元开放的协作,将有助于防止阵营对抗。

【关键词】自主;协作;阵营;中美俄欧关系;联盟;伙伴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654/j.cnki.naf.2023.03.002

【文章编号】 1003-7411(2023)03-0021-(18)

【收稿日期】 2022-12-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一般项目(22FGJB011)

【作者简介】 顾炜,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 200020)

一、问题的提出

2022年2月,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美欧联盟关系的紧密度明显提升,对待俄罗斯的立场空前一致,欧盟和主要欧洲国家也继续推进各自的印太战略,与美国加强协作。与此同时,处于历史最好时期的中俄关系继续平稳发展,两国保持密切的战略协作。由此,在中美俄欧四方的战略互动中,“政治外交上以两两相对为主”的阵营化趋势不仅似乎得到加强,^[1]甚至存在阵营对抗的可能。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大国的阵营对抗

不利于各国应对全球性危机和开展全球治理。中国反对一些国家制造阵营对抗,需要准确把握当前中美俄欧互动的特点和趋势,着重防止大国间形成对抗性阵营。因此,本文的主要目标是研究中美俄欧互动的核心逻辑,探索防止大国阵营对抗的路径。

本文将在论述核心概念和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搭建起一个统合性框架,阐述中美俄欧四方互动的核心逻辑,并分析四方互动的发展趋势。从学理上看,此前大多采取“一对三”或者“二对二”的切割方式研究四方竞合关系,^①容易得出僵化的结论。本文将提供一个整体性视角来分析四方互动,这有助于我国“运筹大国关系,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②

二、核心概念与既有研究评述

冷战时期两大阵营的激烈对抗以苏联的解体宣告终结,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美欧仍然保持盟友关系,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到新时代。在大国竞争持续增强的背景下,“阵营”成为某些国家的需要,也再度成为研究热点。

(一) 自主、协作与构建阵营的需要

拜登政府执政以来,并没有改变中国作为美国首要竞争对手的战略定位。在定位不变、坚持目标的同时,美国在既有联盟体系的基础上以构建“盟中之盟”、小多边安全机制等方式筑造阵营。^③这些实践推动研究者加强阵营化、阵营对抗等相关问题的研究。^④从当前的做法看,现有的联盟及其有效管理无法满足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需要,“阵营”成为“盟友”之外的重要“补充”,或者说与联盟一起构成美国对华竞争手段的“双保险”。

通常而言,盟友关系和伙伴关系都不必然会形成阵营,但协作,特别是具有共同的对抗性目标的协作将促进阵营的形成。2022年2月激化的乌克兰危机使欧洲感受到巨大的安全威胁,欧盟与美国加强协作,对抗俄罗斯成为美欧的共同目标。欧洲主要大国也继续推行印太战略、积极配合美国,显示了中欧关系的竞争性在逐步增强。^⑤美欧在多领域增加协作,使“阵营”似乎也成为欧洲的需要。中俄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始终不针对第三方,不需要也不具备构建阵营的基础。然而,由于被美国赋予了共同敌人的特质,且美国正在鼓励其对手团结,^⑥中俄稳定发展的伙伴合作存在“被阵营化”的可能。因此,美欧协作的增加和中俄高水平战略协作的保持被视为阵营对抗趋势增强的一种“证据”,表明协作对构建阵营具有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自主”概念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构建阵营和加强协作,可以借助外力来弥补自身能力的不足。自主能力较强的中俄两国不需要构建阵营,但在自主能力不足的欧洲看来,与美国加强协作有助于维护自身安全。然而,俄乌冲突引发的能源、通胀等危机日趋严

① 相关研究参见 Kristi Raik, Mika Aaltola, Jyrki Kallio and Katri Pynnöniemi. The Security Strategies of the US, China, Russia and the EU: Living in Different World [EB/OL]. FIIA REPORT, https://www.fia.fi/wp-content/uploads/2018/06/fiaa_report56_web_security-strategies.pdf, 2022-06-30; 张健. 美俄欧中互动: 欧盟角色及其政策取向[J]. 现代国际关系, 2019(2): 10-17; 王宪举. 俄罗斯与美欧关系变化及对中国的影响[J]. 俄罗斯学刊, 2020(2): 105-120.

② 德国总理朔尔茨在 2022 年 11 月访华前的文章中也明确指出,“近年来欧洲与中国关系中的对抗和竞争的因素在增加”,参见 Olaf Scholz. Darum geht es bei meiner Reise nach China [EB/OL]. <https://www.bundesregierung.de/breg-de/aktuelles/kanzler-gastbeitrag-faz-china-2139416>, 2022-11-26.

峻,不仅再度暴露了欧洲的自主性短板,负面效应也正在反噬欧洲。如果自主能力进一步被削弱,那么在安全威胁持续的压力下,欧洲也将有极大可能继续增加参与阵营的意愿。所以加强自主能力建设,有可能减少构建阵营的需要,是防止阵营对抗的重要因素之一。

综合以上,“自主”与“协作”是分析四方互动的关键概念,有助于探索防止阵营对抗的路径。现有研究提供了扎实的基础,但也存在明显不足。

(二)自主及其相关研究

“自主”通常指国家独立作出决定,不受外界支配。从决定的内容上看,包含对内和对外两个层面,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是对内层面的自主,在对外层面,自主意味着国家可以独立地自行决定本国的外交政策。自主通常还涉及能力和意愿两个方面,国家一般都具有自主的意愿,但在自主的能力上存在差别,能力的不同有时还会直接影响意愿水平。因此,大多数涉及联盟关系的研究都聚焦于中小国家的自主性,^[6]探讨能力有限的国家在自主性方面的差别。大国的自主性通常较强,因为大国有强烈意愿且有实力实现自主决策,如中国明确对外宣示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但自主能力在大国之间仍然存在差别。与中美俄三国相比,欧盟^①近年来明确提出追求战略自主,使“自主”这一概念以及大国和大型国际行为体的自主性问题愈加受到关注。现有的关于大国自主性问题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能力建设和外部影响两个方面。在能力建设方面,大量的研究聚焦于欧盟的“战略自主”能力建设。首先是补短板,提升欧洲的安全和防务能力。其次是固长板,规范性外交可以更趋强硬,^[7]以巩固欧洲的优势影响力。最后是扩新板,强调了技术主权、数字主权等内容,^[8]着重在新领域发力。从欧盟的能力建设思路看,大国的自主能力需要兼具全面性、优势性和超前性,这也与中美俄参与大国竞争时的思路相符合。大国对自主能力的普遍关注,意在避免能力下降对自主意愿产生负面影响。

在外部影响方面,现有研究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讨论。第一,大国在经济上的对外依存关系对自主性存在影响。对外依存度过高会导致战略自主性下降,所以大国需要合理地协调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平衡关系。^[9]第二,外部因素对自主性存续的影响。自主能力建设需要投入,但如果存在外部支持,那么从成本收益的计算出发,减少投入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例如,当美国有意重新密切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时,各方甚至是欧盟内部又对欧盟继续追求战略自主的必要性产生争论。^[10]在“防务外包困局”下,多数欧盟成员国缺乏真正实现“战略自主”的政治意愿,^[11]各方对欧盟实现战略自主的能力也存在怀疑。^[12]第三,将“自主”部分或完全等同于与外部“相异”。欧盟是否要继续追求战略自主,取决于美国与欧盟在基本问题上的一致性。^[13]如果与盟友或伙伴政策一致,那么自主性较低的大国不是自主做出决策。

现有研究的不充分和问题主要体现在第三点上。与外部的关系,在理论上包含“相同”和“相异”两个方面,自主选择的结果既可以是政策“相异”,也可以是政策“相同”。虽然外交独立性可以作为欧盟影响力的来源,^[14]但独立决策和战略自主并不意味着欧盟的战略选择一定

① 本文讨论中美俄欧四方互动,将欧盟作为单一的大国行为体,但也不能忽视国际组织的特性对欧盟的能力和团结构成的影响。

与他国存在区别,特别是与盟友美国“相异”。美国选择的战略政策可能也是欧盟的选择,当美欧的政策和立场基本一致或“相同”时,不能因此认为欧盟不是自主决策。即便美欧双边关系存在分歧,在对待“第三方”的立场上,美欧也可能出现趋同甚至是一致性。^[15]

因此,针对“自主”的研究,在关注内部能力建设的同时,应加强分析外部影响,同时关注国家与外部世界的“相同”或“相异”,观察大国之间的协作性。

(三)协作及其相关研究

与合作的区别在于,协作强调配合与协调,不仅是指两个行为体开展合作,更包含双方在重要事务上协调立场,配合行动。两个国家开展协作的原因通常涉及两个方面:第一,开展协作可以在双边关系上产生积极效果,以协作巩固友好关系;第二,开展协作有助于实现目标和利益,协作可以在双边关系之外扩大两国的收益。协作主要涉及两种类型的双边关系。一种是联盟关系,盟友之间的协作可以实现共同目标,如对抗共同的敌人和实现安全保障,在双边层面也有助于维护联盟的稳定。另一种是伙伴关系,开展伙伴外交的国家,尤以中国为例,将战略协作的定位高于战略合作,表明协作具有更重要的战略价值,协作伙伴之间协调立场、开展合作。这种观察视角使关于协作的现有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

有关盟友协作的现有研究,其不足主要表现为两点。其一,现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将盟友协作等同于政策的一致性或跟随性。鉴于相当多的联盟关系是非对称的,^①联盟中的主导国家较为强势,相对弱势的国家被认为不具有自主性或自主性较弱,采取追随战略,与强国结盟。^[16]这种状况使人们很容易生成一个固有观念,即盟友协作是一种弱者对强者的追随,而非弱势国家的自主决策。但理性国家的任何决策都是从本国利益出发的,即便自主能力存在强弱差别,某一项具体政策也是各国独立做出的选择。特别是在大国组成的联盟中,联盟的非对称性较弱,协作更是大国自主决策的结果,而非一种盲目追随。

其二,现有研究将盟友协作与联盟关系的存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绑定。有关“联盟困境”的研究注意到了盟友之间的分歧和差异,但却重点关注了分歧对联盟存续的影响。^[17]部分研究用“自主”概念分析联盟存续,认为弱国以牺牲自主来换取盟友的安全保护,^[18]或者认为自主性增长与维护盟友关系存在一定的对立。^[19]然而,现实中更多的情况是即便存在分歧,盟友也可以继续保持联盟关系,即便协作难以开展,盟友也没有必要或没有意图破坏已经建立的联盟关系。换句话说,自主性高低以及盟友间的协作水平不应与联盟关系是否存续相绑定,在保持联盟关系存续的同时,自主决策的盟友可以调整协作程度,其降低协作性的决策可能影响联盟关系,但距离终止联盟关系还有较长的环节和过程。

有关伙伴协作的现有研究,其不足同样表现为两点。其一,现有研究过于强调伙伴协作的全面性和发展高度,忽略了伙伴之间的差别和各自的实际需要。例如,“业已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的中俄关系,^[20]使人们容易忽略两国发展的动态性和差别性,甚至回避两国之间的分歧和中俄在部分领域或议题上存在竞争的客观现实。当外部分化力量较强时,中俄协作有可能

^① 关于非对称对国际关系影响的较为系统的研究,参见布兰特利·沃马克:《非对称与国际关系》[M]. 李晓燕,薛晓芃,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转变为囚徒困境博弈,^[21]使互信降低,影响伙伴关系的稳定。且由于缺乏联盟关系的强约束性,一旦差异与分歧呈现,伙伴在政策选择上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就被明显放大,相互猜疑将进一步显著增加,使协作愈加敏感和脆弱。因此,需要全面分析伙伴协作,认识到各国既有共同目标和利益,也存在差异和分歧,但仍然可以存异求同,开展协作。

其二,现有研究对伙伴协作产生的负面影响缺乏讨论。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协作在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也存在负面影响。盟友之间因政策协商而可能丧失一定的自主性,所以在一定情况下,有的国家可能选择退出联盟,不仅停止协作,更造成联盟的解体。^[22]但协作对伙伴关系的负面影响,现有研究未能充分评估。伙伴协作是否会损害伙伴国的自主性,进而影响伙伴关系的存续,同样是兼具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的重要问题。

在盟友和伙伴之外,行为体开展协作的必要性和如何开展协作的研究并不充分。本文将自主与协作同时作为观察大国互动的维度,并考察自主与协作的相互影响。

三、自主与协作的统合性框架

既有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将自主与协作相割裂,单一的观察维度容易导致观点的片面。因此,需要一个统合性框架,将自主与协作纳入其中,以整体性视角分析大国互动的逻辑。

(一)自主性高低与协作性强弱的基本判断标准

较强的实力可以帮助国家摆脱对外部的依赖,是国家自主决策的基础,所以大国的自主性通常较高。但不同大国的自主性仍然存在差别,判断自主性的高低需要一定的标准。

第一,自主性的高低通常与国家实力存在正相关关系。增强国家实力,有助于提升国家的自主能力,进而提高自主性。欧盟积极追求战略自主,恰是因其安全能力存在短板,加强防务能力被欧盟视作提升自主性的首要目标。但不能因此说“超级大国拥有全球最高的自主性”,这也不是超级大国奉行单边主义政策的理由,参与国际互动的大国通常受到国际制度、规则、程序等因素的制约,也将影响其自主性。因此,国家实力是判断自主性高低的基础性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增强实力和弥补短板有助于国家提高自主性。

第二,明确宣示自主意愿的大国更愿意自主决策,在能力稳定的情况下,其自主性相对较高。大国通常不需要强调其自主性,但如果大国明确宣示自主或者强调高度重视自主,意味着大国更愿意自主决策,那么其自主性处于相对高位。中国自建国之初就明确宣示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尽管中国当时的国家实力相对弱势,但明确宣示自主意味着中国的自主性相对较高。欧盟近年来明确提出战略自主,不仅加强能力建设,其自主性也有所提升。

第三,内部统一程度更高的行为体,其自主性相对较高。与单一国家相比,国际组织内部更容易出现分歧,诸多成员国达成一致存在干扰,削弱了国际组织的自主性。且国际组织需要成员国提供物资、人员等资源性支持,当成员国的支持减弱时,国际组织的自主性也将有所降低。特别是组织内部具有领导权的大国不支持该组织的政策行动时,国际组织的自主性将受到极大影响。所以与中美俄三个大国相比,欧盟作为国际组织在自主性上存在先天不足。

与判断自主性高低主要关注行为体本身不同,协作性强弱的判断需要更多考虑关系维度,主要是国家的对外联系,并部分受到国家战略选择的影响。

第一,与更多国家开展合作的大国,其协作性较强。良好的关系基础有助于开展协作,所以盟友或伙伴是大国协作的优先选择对象。如果大国还同更多的国家开展合作,那么其协作性相应增强。但既有的关系水平并不能直接决定协作性的强弱。关系的增进通常有助于提升协作性,但大国不会只因为双边关系良好就始终采取协作立场,且协作程度处于动态变化中。因此,很难轻易判断盟友协作与伙伴协作在协作性强弱程度上的差异。

第二,在高政治领域愿意协作的国家,其协作性较强。大国的整体协作性强,并不意味着在所有领域、所有方面都会开展协作。且是否开展协作和开展怎样程度的协作,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通常情况下,在低政治领域开展协作相对容易,在高政治领域的协作相对困难,所以在高政治领域愿意协作的国家,其协作意愿较高,协作性也处于较强程度。

第三,强调并践行多边主义的国家,其协作性较强。强大的国家实力通常会刺激大国实施单边主义政策的欲望,如果较多采取单边主义行动,那么大国的协作性较弱。反过来,如果大国强调多边主义并愿意开展多边合作,且其拥有较多的合作对象,超出传统盟友或伙伴的有限范围,那么大国的协作性将得到增强。

(二)大国在统合性框架中的不同状态

根据自主性高低与协作性强弱的排列组合,某一大国在自主与协作的统合性框架中会呈现四种不同状态(见表 1)。

第一种类型是“独立有援”(高自主强协作):国家实力处于高位,或者具有较强的自主意愿和决心,大国自主决策,并存在强协作,具有伙伴或盟友甚至更多的合作对象。此时,既有独立的大国身份,又愿意与外部协作,其国家目标相对容易达成,政策效果最为显著。

第二种类型是“从属有援”(低自主强协作):能力上的不足,自主意愿降低,内部存在分歧,都会降低大国的自主性。如果大国同时保持与外部的强协作,那么其政策可能是跟随做出的。虽然“从属有援”的状态可以因搭便车或外部帮助而实现一定的政策效果,但协作方将因为大国的低自主性而不尊重后者的立场,减少甚至忽视与该大国的互动,长久看,这不利于大国实现自身目标。

第三种类型是“独立无援”(高自主弱协作):大国具有较强实力,但不愿意开展外部协作,独自实现战略目标需要更多实力的支撑。大国也可能因为实施单边主义政策而进一步成为一个孤独的霸权国。这将导致大国付出更多成本,其政策效果有限,难以达成长远目标。

第四种类型是“从属无援”(低自主弱协作):低自主性意味着大国的能力存在明显不足,其自主意愿也不够明确。在缺乏协作的情况下,大国更难达成政策目标,可能困于弱势地位,又缺乏外部帮助,也拒绝开展协作,甚至逐渐被边缘化,最终从大国战略互动中退出。

理论上,对大国最不利的是“从属无援”,“低自主弱协作”使国家有

表 1 自主与协作的统合性框架

		自主性	
		高	低
协作性	强	独立有援 (高自主强协作)	从属有援 (低自主强协作)
	弱	独立无援 (高自主弱协作)	从属无援 (低自主弱协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可能丧失大国地位,不再参与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最有利的是“独立有援”,“高自主强协作”使大国既能维护本国的自主意愿和行动独立,又拥有相应的协作者共同实现目标。“独立无援”(高自主弱协作)和“从属有援”(低自主强协作)两种状态的效果介于中间。如果大国短期内无法改变其自主性较低的现实,那么采取增强协作的方式,搭上其他大国的便车,有助于弥补能力不足,较快改变困境,但这并非长久之计。如果协作性较弱,那么大国努力提高自主性,通过增强实力或者坚定自主意愿,也能够维护其利益。但大国的实力是否能够长期保持增长或高位运行,其自主意愿能否一贯坚定,将决定“独立无援”状态的效果。

从基本逻辑出发,这四种类型可以相互转换,大国可以根据目标和利益的需要加以选择。本文接下来将结合中美俄欧当前的具体战略互动,分析自主与协作对四方关系的影响,以验证这一统合性框架的适用性,并讨论防止阵营构建和对抗的路径。

四、自主与协作对中美俄欧战略互动的影响

自主与协作是影响大国战略互动的关键因素,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每个国家的状态存在差别,在自主与协作之间进行倾向性调整。

(一) 欧盟追求战略自主与拓展协作

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等一系列事件,不仅削弱了欧盟的实力,也使其自主性处于低位,面临着愈加严重的综合性危机。第一,欧盟经济维持着低水平发展。欧债危机暴露了欧洲国家的经济困境,缺乏明显增长的现实使欧洲的整体实力停滞不前,且在短期内看不到快速改变的可能。第二,英国的退出给欧盟带来多方面影响。不仅直接削弱了欧盟的代表性和实力,更使一体化遭遇差异化“逆向”趋势的挑战。^[23]欧盟遇到前所未有的难题,多边主义面临危机,^[24]被质疑与自我怀疑共同打击欧洲的信心。第三,欧盟内部很难保持高效的团结和一致。“新老欧洲”国家在难民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多速欧洲”呈现的发展差异、英国脱欧带来的“疑欧”情绪都使欧盟内部争论不断,团结性的降低限制了欧盟的行动效率。这些方面综合起来,显示自主性下降,如果不寻求改变,欧盟将可能沦为从属性行为体,甚至丧失参与大国互动的竞争力。这是欧盟逐渐将战略自主明确作为追求目标的重要原因。

此时的欧盟处于“低自主强协作”的状态,它的主要思路是弥补自身短板,增强多领域特别是在新兴领域的实力,以向“高自主强协作”的最有利状态过渡,由“从属有援”变为“独立有援”。也就是说,欧盟的工作重心在如何提高自主性上,在强协作的问题上,欧盟并未打算做出调整,而是要加强伙伴关系,强化自身在安全和防务领域与合作伙伴共同担责和分担负担的能力。^[25]无论是出于长期的合作惯性还是实际的利益权衡,欧盟非常重视与美国和北约的关系和协作,对战略自主的强调基本沿袭此前目标——成为美国可靠的伙伴。^[26]欧盟并未试图脱离美国,而是着眼于自身的能力建设,强化欧洲的能力必须被理解为强化联盟。^[27]

然而,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破坏美欧关系的举动,使欧洲明显感受到一种“被抛弃”的趋势。协作对象的不配合导致欧盟的协作性面临被削弱的风险。美国对欧盟产品加征关税,在航空补贴、数字税等问题上与欧洲贸易摩擦不断,进一步损害欧洲的经济。在气候变化等欧洲国家相当关注的议题上,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损害已经达成的协

议和相关国际制度,令欧洲国家难以接受。美国从德国撤走驻军又驻扎在波兰的举动,让欧洲人一方面担忧失去美国的安全保护,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加剧了“新老欧洲”的分裂,甚至是从安全、经济、规范等多个维度对欧盟正在建设的战略自主构成挑战。^[28]

美国的这些举动使欧盟可能滑向最不利局面,即在自主性尚未提升的情况下,失去外部支持,协作程度明显降低,将可能使已经部分处于从属地位的欧盟逐渐滑向“低自主弱协作”的状态,最终结果可能是欧盟退出大国战略互动的行列。用法国总统马克龙的话说,就是“地缘政治上的消失”(disappear geopolitically)。^[29]所以危机感促使欧盟更加明确地宣示对战略自主的追求。在欧盟的路线中,自主并不意味着彻底的孤立或保护主义,^[30]欧盟甚至用“开放的战略自主”(Open Strategic Autonomy)来回应对欧盟自我封闭的担忧。^[31]在不断丰富战略自主内涵的同时,欧盟也致力于拓宽对外合作的对象和领域,强化多边主义,避免协作程度减弱。也就是说,战略自主与伙伴合作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不仅是北约,也包括联合国和其他合作伙伴都是欧盟开展合作的对象,“合作自主”(cooperative autonomy)可以用来描述欧盟的道路选择。^[32]“北溪-2”能源管道项目的修建以及《中欧全面投资协定》(CAI)的推进,都与欧盟拓展合作对象的意图相关。欧盟既要追求战略自主,也要开展广泛合作,甚至是协作。

当美国新总统拜登试图重新巩固盟友关系时,欧盟同样期待修补双方关系,因为与美国的协作始终有助于实现其战略目标。2021年5月,在拜登总统访问欧洲的前夕,欧洲议会通过了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审议程序的议案,给这一协定的落地和中欧关系的前景蒙上阴影。6月举行的美欧峰会通过了一项联合外交政策议程,决定成立包括“俄罗斯问题高级别对话”小组在内的多个工作组。9月,欧洲议会通过了《新欧中战略报告》(A new EU-China strategy),强调中国是欧盟的合作和谈判伙伴,但也是经济竞争对手,并在越来越多的领域成为欧盟的系统性竞争对手(a systemic rival)。^[33]这些进程显示了美欧协作的增强。

但欧盟及欧洲主要国家已经深刻认识到,将欧洲发展寄托于同主要盟友的协作,既不现实,也不理性。欧盟虽然希望重新提升与美国的协作程度,但这不会是简单的重启或复原。即便最终不能达成构建欧美关系“从盟友到伙伴的新平衡”^[34]目标,在最低限度上,欧盟至少不能放弃对自主性的追求。欧盟需要继续迈向“高自主强协作”状态,追求自主的同时,与盟友加强协作,并继续与其他国家开展合作,以此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在此逻辑的影响下,欧盟和德法等欧洲主要大国仍然继续追求战略自主。备受瞩目的“北溪-2”项目,顶住了美国的制裁,并于2021年9月顺利完工。尽管美国拜登政府曾极力劝说终结该项目,但德国总理朔尔茨上任之初并没有松口。11月,当欧俄关系因波白边境难民问题再度争执时,德国宣布暂停“北溪-2”项目天然气运营商资格认证程序,使项目启动再度延迟。2022年2月,在乌克兰局势突变的背景下,德国政府宣布暂停“北溪-2”项目的审批程序,与美国及欧盟采取协作行动。显见,自主决策的德国从维护本国利益最大化出发决定对俄政策。3月,包括德国、丹麦、波兰在内的多个欧洲国家启动了提升国防开支的国内法律程序。欧盟也正式批准了“欧盟安全与防务战略指南针”计划,显示出战略思路的连贯性:欧盟既要发展自主防务,也要与北约、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和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发展伙伴关系。^[35]

比较而言,协作容易恢复,主要关乎战略选择,原有的良好关系基础和高政治领域合作的惯性,也有助于美欧之间恢复多领域协作。但要提高自主性远非朝夕之事。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欧盟与俄罗斯的制裁与反制裁给欧洲经济带来多重危机。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在给俄罗斯提供斗争工具的同时,也显示了欧洲的脆弱性和自主能力的新短板。拓宽能源来源渠道,维持经济稳定,加强经济自主又成为欧洲的关键议题。2022年4月,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关于欧洲经济和金融部门战略自主权的结论,^[36]既强调经济和金融能力建设,也强调与伙伴的合作。9月,德国总理朔尔茨访问了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国,寻求与中东国家加强能源合作。10月,首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在布拉格召开,发出“欧洲团结”的信号。11月,朔尔茨访问中国,明确表达反对与中国“脱钩”。12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问中国,他不仅明确表示“欧盟坚持战略自主,致力于加强自身能力建设”,^[37]也表达了与中国加强直接对话合作的意愿。这些动向显示了欧盟坚持自主与协作的合二为一。

(二)美国延续提升自主与重回协作

从国家实力和影响力上看,冷战结束至今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尽管美国领先其他国家的相对差距在缩小,但美国比欧中俄三方都具有更强的自主能力是一种普遍共识。且美国的自主意愿强烈,其自主性保持高位。在协作性方面,美国拥有众多的盟友和追随国家。欧盟、北约等国际组织,英法德等欧洲大国,东亚的日本、韩国等都是美国的盟友,且相当多的合作在军事安全等高政治领域,在协作的对象数量、领域和程度等方面,美国都具有明显优势。因此,美国可谓“独立有援”,是最为明显的处于“高自主强协作”状态的大国。

但面对不断崛起的中国,美国深感危机。特朗普政府认为美国的自主性受到挑战。其一,美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实力下降影响了美国的自主行动能力;其二,各类国际组织束缚了美国,甚至包括美国的盟友和伙伴也构成阻碍和拖累。所以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与中国大打贸易战,开展战略竞争,退出气候变化、战略稳定等领域的相关国际协议,对盟友使用关税等竞争性工具,通过减少对外合作和减弱协作程度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这一系列行动并未取得期待的效果,反而使美国愈加“独立无援”。大国在追求自主的同时,不断弱化协作程度,容易采取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动,且需要更强的实力才能持续支撑这一战略思路。但新冠疫情的反复持续和各种国内危机又在明显削弱美国的国家实力,应对不力的特朗普最终输掉了总统大选,拜登在2021年成为新一任美国总统。

政治经验丰富的拜登在增强美国竞争力的目标上与特朗普并无二致,并在多个方面采取措施。首先,拜登政府推出一系列救助和发展计划。这些计划总额高达数万亿美元,包括救助受疫情影响人群、重建基础设施、创造工作岗位、降低家庭开支等,意在提振经济,缓和矛盾并稳定社会。其次,美国政府增加在关键领域的投入。2021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创新与竞争法案》,2022年2月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两份法案都涉及数千亿美元拨款,用于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行业和尖端技术的研发。8月,拜登签署《芯片与科学法案》,吸引芯片等高科技产业回流本土。再次,美国继续打压竞争者。在强化自身科技竞争力的同时,拜登政府延续经济制裁、“长臂管辖”等举措,^[38]压缩竞争对手的发展空间,降低对方实力,从而保持并提升美国的竞争优势。最后,美国利用其制度性霸权转嫁危机。2022年年内,美

国通过连续加息等方式导致美元升值、其他国家货币贬值,将经济风险转移到其他国家。所以拜登与特朗普实际上异曲同工,继续提升美国的自主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拜登与特朗普的立场基本一致。在2021年3月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中国仍然是唯一有能力对国际体系构成持续性挑战的国家。^[39]2022年2月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企图成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大国,印太地区面临着来自中国的挑战。^[40]在2022年10月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中,中国不仅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挑战”,也是唯一一个具有重塑国际秩序意图且有能力推进这一目标的国家。^[41]

而与特朗普不同,拜登在当选之初就被普遍预期将重新密切盟友关系。^[42]拜登上任后,美国在东亚、欧洲等地区的行动确实在巩固联盟。在亚太地区,美国与日本、韩国等传统盟友加强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和国务卿访问韩国,举行“2+2”会谈。在印太战略的指导下,美国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组成美日澳印四边机制,不仅密切盟友关系,也拓展新的协作。拜登2021年6月出访欧洲,先后参加了七国集团峰会、北约峰会,与欧盟领导人举行会晤,修补被特朗普损害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9月,美英澳三国宣布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即“奥库斯”AUKUS),加强军事合作。12月,美国以在线视频的方式举行民主峰会,向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出了邀请。这些进程显示了美国在维护高自主性的同时增强对外协作性的战略思路。

2022年2月爆发的俄乌冲突,为美国继续强化协作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机会。美国人将俄罗斯视作敌人的比例明显增加,对北约的态度也愈加积极,^[43]美国加强对外协作有了更坚实的民意基础。通过塑造俄罗斯这一共同敌人,欧洲与美国的协作程度明显提升,对外指向性和斗争对抗性也更加明确。且对抗性协作的范围继续扩展,欧盟和德国、法国等主要欧洲国家继续推进其印太战略。2022年6月,欧洲议会通过了具有对抗性色彩的《欧盟与印太地区之安全挑战》报告。与此同时,美国也加大与亚太地区国家的合作,试图构建针对中国的阵营。2022年5月13日,美国在华盛顿举行与东盟领导人的首次特别峰会,这是2016年以来由美国担任东道主的一次峰会。5月24日,美日澳印四边机制举行第二次线下首脑会谈。11月,在柬埔寨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宣布将美国与东盟的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与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区分阵营的僵硬化操作不同,美国当前的阵营构建具有如下特点和价值。第一,阵营的组成多元。不仅是传统盟友,那些仅仅与美国建立了伙伴关系的国家,甚至采取对冲战略或中立策略的国家,都可以参与阵营。这为美国开展多类型合作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对象。第二,阵营的门槛较低。不需要共同的观念认同和意识形态,只要在某一议题领域与美国具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就可以开展合作。这有助于丰富阵营协作的议题,美国可以在实现共同目标的过程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培育新的盟友。第三,阵营内机制繁多。已经较为成熟的机制,其进入门槛较高,无法满足美国即时合作的战略需要,那么建立各种新的小多边机制,在降低门槛的同时提供发展合作的平台和动力。虽然有可能带来机制堆叠的问题,但功能性或议题性机制的增加有助于实现共同目标。所以加强联盟管理有助于形成阵营,多元选择、机制强化和目标塑造有助于美国扩大支持性阵营。

从以上分析看,美国仍然延续维护霸主地位的目标,对内加强能力建设,对外密切盟友关系并拓展新的协作。美国已经重回最有利轨道,从“独立无援”转变为“独立有援”。

(三) 中国与俄罗斯的自主和战略协作

当前,中美俄欧四方互动中最稳定的一组双边关系是中俄关系。苏联解体后,中俄两国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合作,使伙伴关系层级不断提升。2019年,两国开启了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仅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也是中国对外建立的伙伴关系的最高层级。与盟友协作显示出的跟随性和束缚性不同,开展战略协作的中俄两国相互尊重,珍视各自的独立自主,所以在自主与协作构成的统合性框架中,中俄两国都处于“独立有援”的有利状态,既可以独立自主地做出决策,在对外层面也具有较强的协作性,拥有协作伙伴。

但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利益的差异性使中俄协作面临着多方面考验。这不仅是指第三方国家采取的分化中俄的“楔子”战略或反联盟战略,^[44]也包括中俄关系内部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中俄实力对比的非对称性逐渐显现,俄罗斯对本国自主性下降的担忧逐渐增加。俄罗斯国家实力的短板有目共睹,而中国快速发展的现实又进一步拉大了差距,导致两国的国家实力对比出现愈加明显的非对称性。担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附庸的观点在俄罗斯不无市场,自主能力下降的俄罗斯担忧其愈加依赖中国。特别是在实力短板已经影响自主能力的情况下,俄罗斯对外依存度增加将加剧自主能力的降低,甚至可能丧失自主性。亚历山大·加布耶夫(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2021年撰文指出,俄罗斯的主要任务是避免由于日益增长的非对称性,使中国忽视俄罗斯的利益而主宰伙伴关系。^[45]伊戈尔·杰尼索夫(Игорь Денисов)和亚历山大·卢金(Александр Лукин)认为俄罗斯会转向对冲战略以避免过度依赖中国可能带来的风险。^[46]美国也在抓住“俄罗斯愈加依赖中国”和“中俄是不平等伙伴”做文章。^[47]俄罗斯高度珍视其自主性,与西方打交道的经历也教会其重视尊严和荣誉,^[48]需要避免本国在整体上从“独立有援”滑落到“从属有援”的境地。即便是本国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俄罗斯也不会采取追随战略,在对华关系上更要避免陷入被动。所以在中俄关系整体保持高水平运行的背景下,在部分领域或部分议题上减弱与中国的协作程度,维护本国的自主性,对俄罗斯而言是更加有利的选择。

另一方面,中俄在相互尊重对方自主选择权的同时,也彼此担忧对方降低协作程度。良好的双边关系使中俄双方相互了解,充分认识彼此对独立自主的重视,也尊重各自的政策选择,但伙伴关系缺乏明确承诺和强约束力,又不免产生担忧,担心对方降低协作程度,损害本国利益。伙伴关系相较联盟关系的优势被多次讨论和证明,^[49]大国伙伴各自保持独立自主,使协作是出于各自的实际需要,而非一方强迫,且伙伴协作的灵活度更高,有助于产生更加积极的效果。但伙伴之间的高自主性也可能对协作构成负面影响。正如前文所述,珍视自主性的伙伴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主动减弱对外协作程度,也可能自主选择与其他大国开展协作,甚至可能采取单边行动。如果不能对两国单边“扩张”的冲动形成有效的理性控制机制,那么有可能引发不可预料的危机。^[50]所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其当选之初向俄罗斯多次示好的举动,让世界关注美俄关系缓和可能性的同时,也讨论俄罗斯是否会加入反华联盟。俄罗斯国内既有观点强调俄罗斯应在中美之间采取中立立场,保持政策空间的价值,^[51]也有观点明确指出俄罗斯应利用一切,包括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以成为中国有价值的和平等的合作伙伴。^[52]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日趋激烈,拜登总统在上任之初与普京的会面,也曾一度考验中

俄关系。这些自主选择的互动方式有可能降低中俄双方的互信,使协作的持续性面临挑战。

综合以上,自主不仅是中俄战略协作的优势,也可以成为影响协作的敏感源。但是敏感一定会导致脆弱吗?对中俄关系无法经受考验的担忧,显然既没有认识到“中俄伙伴关系根植于经济、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利益的融合”,^[53]也没有充分认识自主的价值,更未能把协作与自主放在统合性框架中分析。高自主性的大国,会结合实际需要选择协作的领域、对象和程度,并且将双边协作与更大议题上的协作区分开来。美国无法尊重俄罗斯的自主性和国家利益,也不可能在平等地位上与俄罗斯合作,坚持将俄罗斯放在从属地位,所以美国与俄罗斯开展“协作”的目标很难实现。即便是次一级目标——将中俄关系拆解,也很难实现,甚至是“愚蠢”。^[54]随着美俄在乌克兰问题上陷入僵局,美俄“协作”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同理,拜登政府也很难通过密切与中国的协作来拆解中俄关系。一方面,中国是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很难联合中国对抗“次要”敌人——俄罗斯,这违背了大国竞合的基本逻辑;另一方面,中国极为珍视自主,试图使中国降低自主性并与美国加强协作,也很难达成目标。

因此,减少中俄战略协作敏感性的重要举措之一是在维护自主性和尊重对方自主选择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和发展双边协作,将双边关系的发展作为稳定锚,在双边协作稳定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协作。2021年7月双方顺利延期《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使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向前发展。2022年2月4日,两国发表《中俄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在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继续开展战略协作。2月24日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尊重俄罗斯的自主选择,强调本国“独立自主作出判断”,^[55]既促使中俄关系经受住考验,也保持了两国的战略协作。这不仅显示出“友好的国家关系具有保持稳定的自我导向和惯性”,^[56]也显示出建立在自主基础上的协作具有更强的韧性。

五、自主与协作的关系及防止阵营对抗的路径

在分析具体互动的基础上,这部分讨论自主与协作的关系,分析防止阵营对抗的路径。

(一) 自主与协作的关系

“自主”概念容易让人产生与“协作”天然对立的看法,所以欧盟提出战略自主之初,就反复强调自主的内生性价值,避免引起盟友美国怀疑其增强自主性的动机。一个更强大的欧洲可以成为美国更好的伙伴,认识并接受更加自主的欧洲,才更为符合美国的利益。^[57]但在美国并未足够尊重欧盟的情况下,战略自主逐渐成为影响美欧关系的重要因素。对比来看,自主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俄协作的敏感源,但“脱敏”的基础仍然是相互尊重对方的自主性。过分夸大协作对自主的负面影响,实际上是忽略了“中俄战略协作建立在自主基础上”的事实,容易导致对中俄战略协作缺少信心。而欧盟之所以担心美国怀疑其追求战略自主的目的,症结也恰恰在于美欧的盟友协作并未建立在真正自主的基础上。

由此,需要梳理和辨析自主与协作的关系。自主与协作在各自独立的同时相互影响。从自主对协作的影响上看,其一,自主可以增强协作的效果。建立在自主基础上的协作,可以扩大影响,易于取得“1+1>2”的效果,因为协作是自主选择的行动和自主意愿的表达,大国将有更积极的态度或更大的投入参与协作。其二,自主影响协作的持续性。没有自主的协作,无

法长期持续,也会损害自主性较弱一方的利益,自主性较强的一方也因被搭便车容易产生被牵连的担忧,最终削弱开展协作的意愿。

反过来,协作对自主的影响也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协作可能产生增强自主的效果。协作可以帮助大国更容易地实现某些目标,那么存在短板的大国可以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更关键的能力建设上,有助于增强整体实力,提高自主性。另一方面,协作可能损害自主。过于依赖协作,有可能降低国家的进取心,减少对能力建设的投入,最终降低自主性。但没有协作的自主,不仅无法实现政策效果的最大化,也容易产生孤立和封闭,甚至是滋生刚愎自用的心理,如果同时缺乏实力支撑,那么将最终使国家退出大国互动的舞台。

相比欧盟明确提出追求战略自主,中美俄三方似乎含蓄许多,这不仅是因为三大国较强的行动力使人们很少关注其自主能力,也是因为三大国在自主意愿方面几乎很少波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自主”在中美俄的战略选择中很少发挥作用。国家实力、意愿水平和内部统一性是影响大国自主性的重要维度,中美俄欧在这些方面各自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和问题,对自主的追求和维护构成大国行为体制定互动战略的最基本出发点。

但仅有自主不能准确理解大国的互动,还必须考虑到协作的影响。无论是建立联盟关系还是伙伴关系,对外协作有助于大国更好的实现其利益和目标。选择哪个或哪些国家,在哪些领域和议题开展协作,协作进行到怎样的程度,这些都是大国自主选择的结果。忽略自主的影响,过于强调协作,有可能导致大国关系面临考验,最终损害协作的效果和持续性。因此,无论是盟友协作(如美欧之间)还是伙伴协作(如中俄之间),都需要妥善维护协作与自主之间的平衡,发挥协作对自主的积极影响,减少协作的负面影响,增强自主对协作效果的放大效应。因为伙伴的自主性强于盟友,所以伙伴协作是伙伴自主意愿的选择,更易于取得积极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伙伴关系相较于联盟关系的优势被再次印证。

综合以上,自主与协作是分析四方战略互动的重要维度,不可偏废其一。且中美俄欧在自主与协作的平衡性选择上殊途同归,都倾向于“独立有援”,保持高自主性,争取强协作性。自主性是大国存续的基础和必需品,协作性是“锦上添花”的附加选择,大国不可能为了协作而放弃自主,但却可能为了维护自主而减少协作。中美俄欧尽管实力有别、利益相异,但珍视自主是相同的。因此,本文提出的统合性框架有助于理解四方战略互动的核心逻辑。

(二)防止阵营对抗的路径

当前,美国在联盟关系之上构建阵营,意在加强外部协作。当协作的对抗斗争性和外部指向性明显增强时,阵营化趋势和阵营对抗将得以推动。但在是否参与阵营的问题上,各方需要考虑参与阵营对自主与协作的影响(见图1),在评估本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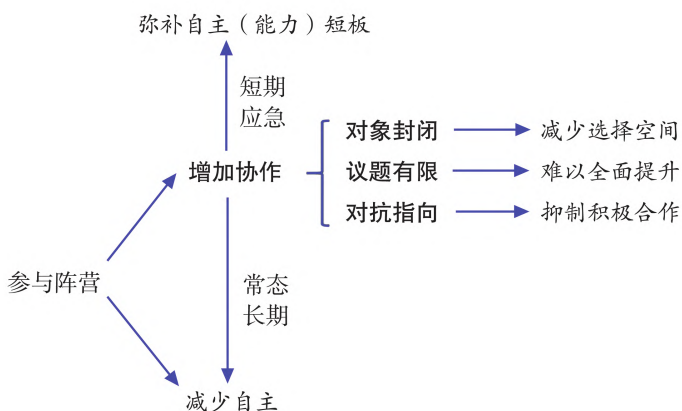


图1 大国参与阵营对自主和协作的影响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的成本收益后做出选择。

大国参与阵营的主要目标是增加协作,特别是在短期和应急状态下,能够较快弥补大国自主能力的短板,借助外部协作达成目标。但参与阵营所增加的协作具有三方面特点:第一,阵营协作的对象较为封闭和单一,意味着参加国放弃了阵营之外的广泛选择;第二,阵营协作的议题比较有限,只能在部分领域达到效果,难以满足全面提升能力的需要;第三,阵营协作的对抗性指向明显,“树敌”的同时将抑制积极合作的开展。整体上看,阵营协作将减少大国的选择空间,影响协作的长远效果。参与阵营本身会减少大国的自主性,为了短期内收到效果,大国或许会在自主性方面做出牺牲。但如果阵营化趋势不断加强,在长期化的同时又转入常态化,那么将不利于大国利益的最大化,因为同属一个阵营的协作国家可能无法完全满足大国多元的利益需要,甚至将进一步减少大国的自主性,放大负面影响。

正如前文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参与美国的阵营可以在短期内帮助欧洲国家应对俄罗斯的安全威胁,但俄欧能源协作的中断对欧洲经济构成负面影响,与美国的协作既不能填补能源需求,也无法避免能源危机,将损害欧洲国家的自主能力建设。匈牙利等国已经批评欧盟针对俄罗斯的制裁损害了欧洲国家的利益。所以尽管拜登政府传递出“美国回来了”的明确信息,且俄乌冲突提供了契机,但美国意图使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恢复“一切照旧”,已经很难成为现实。^[58]美国与欧洲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需要重建和重新设想,^[59]因为欧盟需要加强内部团结、注重多领域的能力建设并坚定维护自主的决心和意愿。

因此,防止阵营对抗,强调继续追求战略自主仅仅是第一步,因为自主能力的建设需要时间和过程,且加强自主并不能减弱欧洲国家参与阵营的需求,还需要在协作上着力,强调多元协作对全面提升自主的重要价值。“一个更有能力和更有决心的欧盟可以在更平等的基础上与盟友和其他伙伴进行不同层次的合作”。^[60]中国与俄罗斯都是欧洲可以合作的对象,美国也没有完全拒绝与中国在部分领域和议题上开展合作,^[61]且美国也曾为了维护自主而减少对外协作,美国在协作的意愿和能力方面并不持续稳定。所以把协作单一化、缩小协作的空间、参与美国构筑的对抗性阵营,对欧洲来说是一种自我束缚,也将最终损害其自主能力的全面提升和长远发展。所以,“欧洲主权”才是欧洲在日益激烈的中美竞争中实现中立的代码。^[62]2022年11月,德国总理朔尔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不同场合会见习近平主席时,都表达了反对阵营对抗的立场。12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强调了加强国际协调合作的重要性。这些动向显示了欧盟和欧洲主要国家逐渐认识到多元合作乃至多元协作的重要性。防止美欧阵营的构建和固化,需要进一步强化欧洲对多元协作的认知和追求。

虽然存在“被”美国作为同一阵营对待的趋势,但中国与俄罗斯始终珍视独立和自主,建立在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协作不针对第三方,因而没有建立阵营的需要。两国对协作保持开放性,也尊重彼此多元选择的权利,中俄无意用战略协作绑定对方,也不可能构筑阵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俄建立在自主基础上的协作是防止阵营化趋势和反对阵营对抗的重要力量。

总体上看,中美俄欧对“独立有援”的追求是防止阵营对抗的重要因素。大国都珍视并维护独立自主,通过对外协作,加强能力建设。构建阵营,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强化协作,但长期看将损害自主,也不符合多元协作以增强自主能力全面建设的要求。所以防止阵营对抗更为

符合大国,尤其是中欧俄三方的利益需要,应着重强调全面独立自主和多元对外协作的价值。

六、结论

中美俄欧之间竞争与合作并存,协作有助于实现利益和目标,但协作的具体方式和程度取决于大国的战略评估。如何将双边关系与更大范围、更广议题上的协作区别开来,本文在实践分析部分展示了一些思路,但在理论研究层面,这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重要问题。

从政策层面看,本文提出的统合性框架可以给予各国的启示是:第一,没有自主性,不仅会在大国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会影响协作的效果,甚至最终丧失大国地位,退出大国互动的舞台。第二,任何协作都不是一劳永逸、全面有效的,与其将实现国家利益的路径主要放在外部协作,不如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全面提高自主能力。第三,相互尊重,特别是尊重对方的自主,发挥自主对协作的积极效应,是大国建立良好关系并开展良性战略协作的重要基础。

大国竞争的本质是实现各自的国家利益并维护大国的自主能力,但在彼此相互依存的时代,大国也同样需要对外合作,并通过提升合作水平,开展更多的协作,实现利益协调,从而维护自主。从长远前景看,中美俄欧都需要在珍视本国自主的同时尊重他国的自主,并在自主的基础上开展相互协作,阵营对抗不符合各方的根本利益,珍视自主的大国需要拓展与更多国家的合作并加强自主能力的全面建设。因此,自主与协作是影响中美俄欧战略互动的核心因素,准确把握两者的关系将成为防止阵营对抗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 [1] 杨洁勉. 中俄美欧战略互动特点和发展趋势[J]. 俄罗斯研究, 2021(3): 42-48.
- [2]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全文)[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21-11/16/content_5651269.htm, 2022-06-30.
- [3] John Cherian. U.S. gathers allies to form a coalition against China[EB/OL]. Frontline, <https://frontline.thehindu.com/world-affairs/biden-presidency-america-usa-anti-china-diplomacy-tilt/article34560572.ece>, 2022-09-30.
- [4] Cheng Li. Biden's China strategy: Coalition-driven competition or Cold War-style confrontation?[EB/OL].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1/05/Bidens-China-strategy.pdf>, 2022-07-30; 赵明昊. 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6): 26-55.
- [5] Paul R. Pillar. The United States is building a coalition of its adversaries[EB/OL]. <https://responsiblestatecraft.org/2022/07/19/the-united-states-is-building-a-coalition-of-its-adversaries/>, 2022-09-30.
- [6] Erich Reiter and Heinz Gärtner, eds. Small States and Alliances[M]. Heidelberg and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 Business Media, 2001.
- [7] 崔宏伟. 试析大变局下欧盟规范性外交的强硬化[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22(3): 150-158.
- [8] Matthias Bauer and Fredrik Erixon. Europe's Quest for Technology Sovereignty: Opportunities and Pitfalls[EB/OL]. ECIPE Occasional paper, <https://ecipe.org/publications/europes-technology-sovereignty/>, 2022-09-15; Carla Hobbs. ed., Europe's digital sovereignty: From rulemaker to superpower in the age of US-China rivalry[EB/OL]. https://ecfr.eu/publication/europe_digital_sovereignty_rulemaker_superpower_age_us_china_rivalry/, 2022-09-30.

- [9] 王帆. 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J]. 外交评论, 2020(2): 1-22.
- [10] Europe still needs U.S., NATO for security: German defence minister [EB/OL].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usa-election-eu-defence-anne-idUSKBN27X13J>, 2022-09-18.
- [11] 田德文. 解析欧盟“战略自主”困局[J]. 欧洲研究, 2021(5): 36-52.
- [12] Hugo Meijer and Stephen G. Brooks. Illusions of Autonomy: Why Europe Cannot Provide for Its Security If the United States Pulls Back[J].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1, 45(4): 7-43.
- [13] Maria Demertzis. Strategic autonomy or strategic alliance? [EB/OL]. <https://www.bruegel.org/comment/strategic-autonomy-or-strategic-alliance>, 2022-09-18.
- [14] 张骥. 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及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限度[J]. 欧洲研究, 2020(6): 22.
- [15] 严少华. 欧美对华政策协调及其局限[J]. 国际问题研究, 2022(1): 68-75.
- [16] 斯蒂芬·沃尔特. 联盟的起源[M]. 周丕启,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16-31.
- [17] Glenn H. 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J]. *World Politics*, 1984, 34(4): 461-495.
- [18]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J].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1, 35(4): 904-933.
- [19] 李阳. 论弱势盟国的自主性追求与同盟关系维护策略——以后冷战时代的美日同盟为例[J]. 国际观察, 2020(2): 93-123.
-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 20 周年的联合声明[EB/OL]. https://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dozys_673577/xwlb_673579/t1887564.shtml, 2022-09-18.
- [21] 杨雷. 美国分化中俄关系效果分析: 博弈论的视角[J].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 2021(3): 39-57.
- [22] 周建仁. 走向决裂: 弱国退出同盟之谜[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 [23] Angélica Szucko. Brexit and the Differentiated European (Dis) Integration[J]. *Contexto Internacional*, 2020, 42(3): 621-646.
- [24] Richard Gowan and Anthony Dworkin. Three Crises and an Opportunity: Europe's Stake in Multilateralism [EB/OL]. https://www.ecfr.eu/publications/summary/three_crises_and_an_opportunity_europes_stake_in_multilateralism, 2022-10-18.
- [25]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Implementation Plan on Security and Defence (14392/16) [EB/OL]. <http://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14392-2016-INIT/en/pdf>, 2022-09-08.
- [26] 金玲. “主权欧洲”: 欧盟向“硬实力”转型?[J]. 国际问题研究, 2020(1): 74-82.
- [27] Jolyon Howorth. Strategic Autonomy: Why It's Not About Europe Going it Alone [R]. Wilfried Martens Centre, 08 August 2019: 9.
- [28] 贺之杲. 美国重返中东欧对欧盟战略自主的影响[J]. 德国研究, 2020(3): 62-69.
- [29] Emmanuel Macron warns Europe: NATO is becoming brain-dead [EB/OL]. *The Economist*, <https://www.economist.com/europe/2019/11/07/emmanuel-macron-warns-europe-nato-is-becoming-brain-dead>, 2022-06-30.
- [30] Richard Youngs. The EU's Strategic Autonomy Trap [EB/OL]. <https://carnegieeurope.eu/2021/03/08/eu-s-strategic-autonomy-trap-pub-83955>, 2022-10-20.
- [31] EU Open Strategic Autonomy and the Transatlantic Trade Relationship [EB/OL]. https://eeas.europa.eu/delegations/united-states-america/85321/eu-open-strategic-autonomy-and-transatlantic-trade-relationship_en, 2022-

- 10-20.
- [32] Speech by High 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 Federica Mogherini at the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EB/OL]. https://eeas.europa.eu/delegations/el-salvador/58232/speech-high-representativevice-president-federica-mogherini-munich-security-conference_fa, 2022-09-20.
- [33] European Parliament. A new EU-China strategy [EB/OL]. https://www.europ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1-0382_EN.html, 2022-09-18.
- [34] 金玲. 欧美关系重塑: 构建从盟友到伙伴的新平衡[J]. 国际问题研究, 2021(2): 49-67.
- [35] A Strategic Compass for Security and Defence [EB/OL]. https://www.eeas.europa.eu/eeas/strategic-compass-security-and-defence-1_en, 2022-08-24.
- [36] Council adopts conclusions on strategic autonomy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ector [EB/OL].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2/04/05/council-adopts-conclusions-on-strategic-autonomy-of-the-european-economic-and-financial-sector/>, 2022-09-18.
- [37] 习近平同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举行会谈[EB/OL]. https://www.mfa.gov.cn/zyxw/202212/t20221201_10983768.shtml, 2022-12-08.
- [38] 威凯. 美国“长臂管辖”与全球经济治理[J]. 东北亚论坛, 2022(4): 64-78.
- [39] The White House. Interim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ic Guidance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1/03/NSC-1v2.pdf>, 2022-05-16.
- [40] The White House. Indo-Pacific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02/U.S.-Indo-Pacific-Strategy.pdf>, 2022-06-16.
- [41] The White House. The Biden-Harris Administration'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EB/OL].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22/11/8-November-Combined-PDF-for-Upload.pdf>, 2022-11-20.
- [42] Эксперт оценил перспективы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Китая при Байдене [EB/OL]. <https://ria.ru/20201125/bayden-1586219553.html>, 2022-06-16;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Как повлияют на Россию отношения Байдена с Европой и Китаем [EB/OL]. <https://russiancouncil.ru/analytics-and-comments/comments/kak-povliyayut-na-rossiyu-otnosheniya-baydena-s-evropoy-i-kitaem/>, 2022-10-20.
- [43] Richard Wike, Janell Fetterolf, Moira Fagan and J.J. Moncus. Seven-in-Ten Americans Now See Russia as an Enemy, Attitudes toward NATO increasingly positive [EB/OL]. Pew Research Center, <https://www.pewresearch.org/global/2022/04/06/seven-in-ten-americans-now-see-russia-as-an-enemy/>, 2022-06-16.
- [44] 阮建平, 林一斋. 美国分化中俄与中国的预应思考[J]. 边界与海洋研究, 2020(5): 59-72.
- [45] Домашнее задание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фронте, Александр Габуев о юбилее договора с Китаем[N]. Коммерсантъ, №122, 15.07.2021.
- [46] Igor Denisov and Alexander Lukin. Russia's China Policy: Growing Asymmetries and Hedging Options[J]. Russian Politics, 2021, 6(4): 531-550.
- [47] Charles A. Kupchan. The Right Way to Split China and Russia [EB/OL]. Foreign Affairs,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8-04/right-way-split-china-and-russia>, 2022-10-20.
- [48] Andrei Tsygankov. Russia and the West from Alexander to Putin: Hono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49] 门洪华, 刘笑阳. 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2): 65-95; Andriy Tyushka and Lucyna Czechowska. Strategic partnership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IR theory[A]. Lucyna Czechowska, etc.

- (eds.). Sta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Strategic Partnerships [C].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9: 8-43.
- [50] В. И. Балакин. Pax RusSinica: к вопросу о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российско - китайского гео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альянса на континенте Евразия. Китай в мировой и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 [М]. История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2019: 80-97.
- [51] Russian lawmaker on US-China power game; Don't play us "as a card" [EB/OL]. <https://asia.nikkei.com/Editor-s-Picks/Interview/Russian-lawmaker-on-US-China-power-game-Don-t-play-us-as-a-card>, 2022-10-20.
- [52]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Либо проиграем, либо станем чище и добрее». 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 о расколе между Западом и Россией [EB/OL]. <https://carnegie.ru/2020/10/01/ru-pub-82841>, 2022-06-16.
- [53] Eugene Rumer and Richard Sokolsky. Kissinger Revisited. Can the United States Drive a Wedge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EB/OL]. <https://carnegiemoscow.org/commentary/83970>, 2022-06-16.
- [54] Michael McFaul. Trying to pry Russia away from China is a fool's errand [EB/OL]. The Washington Post,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7/21/why-seeking-alliance-with-russia-to-counter-china-wont-work/>, 2022-06-30.
- [55]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 [EB/OL]. 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10/xgxw_679116/202206/t20220615_10703775.shtml, 2022-09-20.
- [56] 赵华胜. 中俄关系: 走出俄乌冲突的迷雾 (上) [EB/OL].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280195, 2022-10-20.
- [57] Jolyon Howorth. Europe and Biden: Towards a New Transatlantic Pact? [R]. Wilfried Martens Centre, January 2021: 17.
- [58] Iulian Romanyshyn. Breaking the Law of Opposite Effects: Europe's Strategic Autonomy and the Revived Transatlantic Partnership [R]. Security Policy Briefs, EGMONT (Royal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140, March 2021.
- [59] Stronger Together: A Strategy to Revitalize Transatlantic Power, Project on Europe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R]. Harvard Kennedy School and Germ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December 2020: 2.
- [60] Giovanni Grevi and Paul Ivan. Fostering Europe's strategic autonomy -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Time to deliver [EB/OL]. <https://www.epc.eu/en/publications/Security-and-defence-policy-Time-to-deliver~384a28>, 2022-06-16.
- [61] Antony J. Blinken. The Administration's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B/OL]. <https://www.state.gov/the-administrations-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 2022-10-20.
- [62] Ivan Krastev and Mark Leonar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power: How Europeans see Biden's America [EB/OL]. <https://ecfr.eu/publication/the-crisis-of-american-power-how-europeans-see-bidens-america/>, 2022-09-18.

[责任编辑 孟祥臣]

ABSTRACTS

The Exchange and Attribution Logic of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Generation in Foreign Aid

ZHAO Lei ZHANG Xiao-xu • 3 •

Abstract : Nowadays ,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in unrest , with mutual distrust among states increasing . Therefore ,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has become a state's priority and a challenge in it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 As a form of economic diplomacy , foreign aid is an effective way to establish such credibility . In this research ,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is constructed to explain how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is generated in foreign aid . The framework is composed of an exchange structure , an attribution mechanism and commitment fulfillment . The exchange structure can be sub-divided into a negotiated exchange structure and a reciprocal exchange structure . A donor state can obtain different types of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by honoring its commitments in different exchange structures . In the negotiated exchange structure , a recipient state tends to attribute the donor state's aid behavior to situational factors and percei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as a transactional one . As a result , the donor state acquires commodity-style credibility . In a reciprocal exchange structure , a recipient state tends to attribute the donor state's aid to dispositions and regards their relationship as a social one . In this case , the donor state gains identity-style credibility .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depends on which exchange structure is chosen . This article provides empirical proof for this theoretical framework by analyzing the cases of Chinese and the European Union's aids to Africa since the 1970s . It could be found that we should uphold justice while pursuing interests in our foreign aid and make efforts to establish a reciprocal exchange structure , so as to gain and maintain a high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

Key Words : Foreign Aid ; International Credibility ; Exchange Structure ; Attribution Mechanism ; Commitment Fulfillment

Autonomy and Coordination in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China , the United States , Russia , and Europe

——On the Paths of Prevention Bloc Confrontation

GU Wei • 21 •

Abstract :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a-U.S.-Russia-Europe relation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once-in-a-century changes . The United States builds a coalition to compete with China .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are in serious confrontation with Russia due to the Ukraine issue . And Sino-Russian relations remain stable . These trends showing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coalition-driven competition of great powers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stabi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 In order to prevent coalition-driven competition , it is necessary to find an effective path on the basis of grasping the interaction logic of the four-parties . This article builds an unified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the two dimensions of autonomy and coordination . Based on the level of autonomy and the strength of coordination , this framework divides the great powers into four situations : independent with assistance , independent without assistance , subordinate/follow , and subordinate/isolated . With the most favorable situation which is independent with assistance , the great power has maintained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while developing strong coordination with others . The decline or absence of any dimension may prompt great powers to adjust their policies . The EU , who is lack of capabilities , will not only continue to enhance its overall strategic autonomy , but will also strengthen external cooperation with other great powers .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only continuing to enhance its competitiveness , but also revitalizing alliances and returning coordination . Autonomy is a sensitive source of China-Russia strategic partnership of coordination , but the way to reduce vulnerability and sensitivity is still to respect each other's autonomy and enhance the positive effect of autonomy on coordination . Autonomy and coordination are the core logic of the strategic interaction among China , the United States , Russia , and Europe . The two dimensions are inseparable . The differentiation and coalition-driven competition of great powers will damage autonomy and rigidify coordination , which is not in line with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 Valuing autonomy and developing diverse and openly coordination will help prevent coalition building .

Key Words : Autonomy ; Coordination ; Coalition ; China-U.S.-Russia-Europe Relations ; Alliance ; Partnership

The Evolutionary Logic and Prospect of Geopolitical Spatial Discourse

ZHANG Wei-wei • 39 •

Abstract : Traditional geopolitics has a set of theoretical assumptions on the issue of space . The alienation leads to spatial exclusion , which leads to competition . Endless contention gradually turns space into closed , and competitors want to control closed space alone . The control of closed space has become an effective way to guarantee national security and power growth . This simple logic was rigid in theory and fails in practice , and has been criticized by postmodernism as an instrument of imperialist policy . It is theoretically appropriate to explore the opening and sharing of space . First of all , rethinking the meaning of "space" and constructing a new knowledge system of "space" , then analyzing the geopolitical path of space opening and sharing . Finally , the spac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is used to realize the protection of space opening and sharing .

Key Words : Spatial Discourse ; Spatial Exclusion ; Spatial Control ; Opening and Sharing of Space ; Protection

From Countering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to Containing China :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re Goals of the U.S.-Japan-ROK Trilateral Cooperation

ZHANG Chi • 52 •

Abstract : Since the post-Cold War era , the main target of the U.S.-Japan-ROK trilateral cooper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threat" . However , after Biden was elected as the U.S. president , 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began to "contain China" , that is , its trend began to shift from confronting the "North Korea nuclear threat" to responding to the "China challenge" : the attitudes of the U.S. , Japan , and South Korea's intervention in Taiwan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ssues gradually became public , the willingness to form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alliances against China grew , the practical cooperation under the "Quad+" framework increased , and the Indo-Pacific strategies of the three countries also demonstrate a certain degree of convergence . The reasons for "containing China" include the U.S. diplomatic agenda resetting and strategic means adjustment , as well as the domestic political changes and policy adjustment in Japan and ROK . In the near future , under the context of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 the trend of "containing China" in the U.S.-Japan-ROK trilateral cooperation may continue to be maintained or even strengthened . However , constrained by factors such as lacking consensus in ROK , the Japan-ROK contradictions , the deadlock in the Korean peninsula , and vacuousness of the "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 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will not succeed in "containing China" . Therefore , China should take communication as its priority , reduce the US strategic misjudgment and improve China-Japan-ROK relations , so as to find a path of coexistence with the trilateral cooperation .

Key Words : U.S.-Japan-ROK Trilateral Cooperation ;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 Indo-Pacific Strategy ; North Korean Nuclear Threat ; Containing China